

波納爾之罪
法朗士

藝文學研究會叢書

※

波納爾之罪

法朗士 著
李青岸 譯

1933



Arthur Stanley

譯者的引言

附 引 者

法朗士先生在一八八一年以前，曾發表過詩人薇倪的研究 (Alfred de Vigny, Etude) 一種，自經的婦人 (Jocaste) 與瘦貓館的軼事 (Le Chat-Margite) (拙譯更名為藝林外史，見東方第二十二卷第一號至第四號) 小說兩種，黃金集 (Les Poèmes d'Or) 等詩歌三種，及其他的註釋，編纂介紹等工作十六種。但其時法國文壇，適為自然主義寫實主義的全盛時代，左拉，都德，莫泊桑，魏古爾及勒南 (Ernest Renan) 輩的咳嗽，幾為文壇的威權，法朗士天性疏懶且拙於肆應，故雖有異軍特起的表現，然而匪僅不

能在社會大露頭角，並且除了家庭的小團聚，幼年時代的交好以及勒邁書店的同事們以外，幾乎沒有旁的交遊。此書於一八八一年——即法朗士三十七歲的那一年——出版，其醇厚的新奇意味（L'originalité）不僅得以享受法國文學學會（Académie Française）的獎金，且竟使一般人士耳目一新而從中取得明晰的印象，於是著者法朗士遂因而躋於法國文壇第一流人物之列。此書給他的第一道光榮的曙光，就是那位和他素昧平生的法國大政治家大文學家邁爾伏巨艾（Melchior de Vigny）寫給他的那封頌揚而兼邀請赴薩的信。他從此便踏入了交際界，自後，巴黎的名人貴族的客廳，莫不開幕爭延而靜聽他的名言舊語。我們可見他的偉大的聲譽，他的世界文學家的聲譽，此書實啓其端；然而此書之所以能成著者各種傑作之一且為十九世紀的傑作，決非偶然的事。

譯者對於此書的內容之雋美，實不能率爾贊一詞，茲將巴黎高等師範學校校長郎松（G. Janson）批評此書之言摘譯以餉讀者。郎松謂：『用法國的國立通儒院（Institut

de France) 的通儒來做小說上主人翁，大約自此書始；以著者的幻想 (La fantaisie) 將詩境安置在一個埋頭書城潛心考古的學者的心底，也大約自此書始。然而世上再沒有其他能比這幻想再真一些和再有用一些的事物。這位細閱書目者，搜求孤本者，考證古代文卷者的天眞爛漫的波納爾，就是現代全部為批評上的檢查和科學上的搜索而受犧牲的人生的活象徵 (Le vivant symbole)！至於詩境，則此書所涵亦正豐富，但是欲其發現，非搜求不可；非將我們的不安定的活動力所壓制所排斥的——譬如歉仄，愛慕，欲望，常受限制的感觸所生的傷心煩悶，身嘗和目見的宇宙諸象的物質愉快——一切公開不可。所有圍繞一個老翁的這種詩境，竟組成了這本美而雋的書的偉大，並且在細情的機智風格上，增加了一種完美的感覺力。又陳小航君在他的法朗士傳中有云：『法朗士的著作，大概可以勉強分為三類：幻想的，哲學的，寫實的。不過有幾部書裏，這三種質素是等量並重的，如波納爾之罪是。』從這兩段話看來，那末我們至少可以揣度此書的價值是甚麼了。

說到此書的體裁，我以前多少總有點莫明其所以如此：因為這固然是一部間歇的日記，然而第一部和第二部幾乎沒有關係——至少可以說是他們沒有多的相互間的關係。現在據雅各魯庸（Jacques Roujon）——法朗士至友亨利魯庸（Henry Roujon）之子孫輩——的記載，才知道發行此書的伽爾曼雷微書店的主人當日在著者手中取出此書的底稿，是費了事的：原來法朗士天性疏懶，當初祇用一種短篇的體裁，寫了那一篇占領百來面篇幅的柴，但是發行者卻至少非三百面不可；於是法朗士就用克蕾曼丁來補充篇幅，於是卜芮非爾，穆詩伽伯理和約翰妮亞歷桑德爾這一夥人，便為着我們的快樂應運而生了。法朗士在他所著的文學的生涯（La Vie Littéraire）第一冊的序文中，也曾巧妙地敘述當一八八六年海白拉爾聘他在巴黎時報擔任文學批評時，他費過多少困難才承諾新聞事業的規律生活；他向海白拉爾說過：『您已經戰勝了我的懶惰。您已經利用了我的夢想，已經「貨幣化」了我的智能。所以我非承認您是一個不可比擬的經濟家不可。我在使我變成了有出產者之後，向您保證這事是令人驚歎的。六年以

來，我的好友伽爾曼雷微先生，不曾達到要求我著作一本書的目的。『可見法朗士的疏懶，連他自己也肯承認；然而他的偉大的成功，卻在他能受納益友的鼓勵，久而久之，竟一變而爲奮鬥者。』

我這次翻譯此書，係以巴黎伽爾曼雷微 (Calman-Lévy) 書店在一九二一年所發行的 "Le Crime de Sylvestre Bonnard" 第二百一十一版的法文單行本爲根據，其間和近代作者文選 (Pages choisies des auteurs contemporains) 本的法朗士文集間有出入，而與小泉八雲的英文譯本尤大相逕庭，茲仍依單行本。計自本年二月二十四日開譯至五月二十一日譯完，中途偶因人事上的阻礙而停止工作者約二十日光景。至於整理考證，轉費三四個月的光陰，雖然明知譯文未能得原文的神韻於什一，然而卻希望我這竭蹶的工作，可以使國內人士引起研究法朗士作品的興味，所以依然將譯文發表，我因此尤其希望國內人士加以指正。

青屋識於長沙，十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本文引用書目附後：

- G. Lanson: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G. Lanson: Pages Choieses d'Anatole France Introduction.
R. Lajou: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Contemporaine.
G.-A. Maason: Anatole France, Son Oeuvre.
R. Canat: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au XIX^e Siècle.
J. Roujon: La Vie et les Opinions d'Anatole France.
陳小航 佛朗士傳 (小說月報十三卷五號)

目錄

譯者的引言	V
第一部 柴	一
第一則	三
第二則	二一
第三則	二七
第四則	三六
第五則	三八
第六則	四〇
第七則	四五

第八則	四七
第九則	五〇
第十則	五九
第十一則	七〇
第十二則	七二
第十三則	八三
第十四則	九四
第二部 約翰妮亞歷桑德爾	一〇一
第一則	一〇三
第二則	一一三
第三則	一一五
第四則	一二七

第五則	一三八
第六則	一四八
第七則	一五一
第八則	一七八
第九則	一九三
第十則	一九六
第十一則	二〇三
第十二則	二一五
第十三則	二二五
第十四則	二三七
第十五則	二四七
第十六則	二五三

第十七則	二五九
第十八則	二六三
第十九則	二六六
第二十則	二六九
第二十一則	二七二
第二十二則	二七三
第二十三則	二七四
第二十四則	二九一
第二十五則	二九四
第二十六則	三〇一
第二十七則	三一五
最後的一葉	三二〇

第一部
柴

原书空白

第一則

一八四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我着好了便鞋，穿好了長袍。我再將我眼角上那點兒被河沿上的寒風所逼出而掩住我視線的眼淚拭去。明亮的爐火，在我書齋內的壁爐中發光。窗口玻璃上的薄冰，凝結出一些樹枝般的彩紋，將塞因河和河上的橋以及盧伏爾博物館在我眼前遮蔽住。

我將我的圍椅和活動的小圓桌推近爐邊，並且取得哈米爾伽所願意讓給我的地位。腦袋靠在柴架邊，而身軀伏在一個鴨絨墊子上的哈米爾伽，正屈成圓形睡着，他的鼻子藏在他的腰子之間。一陣停勻的呼吸，將他那厚而細的毛片，微微托起，我走到他跟前時，他從他那半開而立刻閉下的眼瞼中，用他那和瑪瑙一般的眼球向我瞧了一下，一面默想道：『沒有甚麼事，這是我的朋友。』

——哈米爾伽！我伸足前進時向他說道，哈米爾伽，書城中的好睡的王，守夜的將軍，你給這些由老博學用盡銖積寸累的金錢和自強不息的毅力之代價所得的抄本和印刷品，擔任防禦害蟲齧蝕的責任。你在這一座被你軍人的道德所看守的藏書室中，哈米爾伽，你儘管用蘇丹之后的嫺惰態度睡覺罷！因為你在你的身分上，將韃靼戰士的駭人外表和近東婦人的古拙丰儀連合爲一。英勇的哈米爾伽，你儘管睡下而等候老鼠在月光之下古書之前跳舞的時候罷。

這篇演說的開始頗合哈米爾伽的意思，他用他那像水鍋因沸而微鳴一般的喉管